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七

宋 周必大 撰

劄子九

張子儀總領

抑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歲晏凝寒共惟提舉寺丞澄案餘閒台候萬福
手書為况甚慰馳企一道歲事絕長補短當得中熟錄
示榜文及水利冊深歎盡心屬吏奉行固宜惟謹趙陳

譚三省旦夕將上必減磨勘循資也潞公帖傳之樂石
真可不朽當時納真本決不至遺墜細觀文意正爾相
屬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自不須更用扇對况下兩字亦
與登高不類似無足疑蜀中有公文集偶隨行無本試
閱之如何未由會晤切幾順節保育以需嚴召

又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某官澄按餘閑台候萬福寨帷
遽部非特寬上顧憂而一道利害以次興除足行所學

長箋別紙遠紆盛禮感刻無已柳桂易動難安最宜為
曲突徙薪計大要財賦白撰必擾民產亂中間嘗因李
壽翁獻言欲與打算補其闕偶芮國瑞權夕郎妄有沮
駁至今以為恨然錢米數極不多使司亦通融前政所
見不同不肯為耳乘惠無窮不在節下乎某連日腰痛
轉動不能勉強作此殊愧草率餘惟順令珍厚眷倚方
深行慶環召

又 紹熙四年

某竊以首夏清和共惟總領少卿寵渥維新台候神祠
萬福某比復狀納令弟綱帖方行數日而邸報至竊審
復正卿班仍董軍餉盡還舊物可卜隆眷自茲持橐無
可疑者某雖以未假依茫之幸緣目疾心疾交作已力
按祠請旦夕必遂亦未知入境之日所以未果專致賀
緘適李壽翁之子正夫部米運行必獲迎拜畧叙拳拳
餘冀相時珍毓對揚天寵

某闕少事向蒙諭及此間財賦素號從容其既果知其

入頗不正上下相籠幸免人言自惟衰懦素以奉法循
理為心不敢稍越常規又連年云云去年常欲懇元善
少卿輟留一綱少補不足未蒙周旋不敢固請今就託
李丞面稟曲折謂如郴州戍兵舊調鄂軍五百總數歲
費數萬緡而軍士寒暑往來損折甚多某向在寡院適
林黃中守長沙嘗諭令改用此間諸軍自此使所省此
一項支費而本州借請折洗却費萬餘緡何所從出漕
司減折粳錢二萬緡罷橋口酒利數千緡遂以坐困凡

某百方苦節而略不睹從容之效者以所裁多而所支
夥也今方四月已闕軍糧米免借兌豈為久計未審可
因元善告新之際許從前請否某業為歸計渠成未知
為何人之利然一方所繫不應專為身謀也幸值故人
敢以情告餘續具記

又 紹熙四年

某竊以氣應黃鍾日舒化國共惟某官道隨剛長祿與
人宜台候動止萬福真才懿行詳試滋久入持禁橐不

在此時乎某幸依大芘無從面賀衰病廢學又不能敬
占公啟謹以手劄致拳拳尚幸台察寒威方勁倍祈寶
御至和對揚天寵

某比具記想達台聽年至病侵技窮秩滿負四宜去備
嘗瀝懇於兩社間然後入奏丐歸謂可必遂今詔函復
下進退維谷最是短於理財前到此只作一年計不忍
承例歲貪二十萬緡所入招徠偽契興訟以困良善一
切罷去俟後人自為之豈料因循許時猶未得代遂成

商君之法來年常賦外當辦大禮十萬緡束手無措倘用是罪去亦幸矣米運科撥告早行下若比常年近郡多遠郡少則所省水脚錢一毫以上皆是拜賜之數敢不知歸前年初到時略辦飛虎軍供給錢一項月四百緡荷詹元善權免二年米正當滿繼此尚須致懇少展其期聊預言之猥屑慚汗

某悚息拜問台閔寶眷欽想均受新社節中例不敢講禮况酒如郡政視昔尤酸薄難容自納敗闕輒有闕中

鐵絲果架一事連山金柑三百顆廬陵金橘千枚臨江
被綿鮓五百顱恐可助子孫上壽之一二恃久要遂忘
觸突臨筆顏赧或有委需願開之令弟主簿何時可至
也招軍一節本州當三百人元限二年而小民貧困應
募踵至旦夕且發一百餘人過此權住收以待來年雖
云破經總制錢然在此日給及發遣川陸盤纏亦壞千
緡茲又橫費之一端也日近復添差揀汰及歸正任滿
無替頭者增數千人何以支吾窮人命分惡祇自笑耳

又 紹熙四年

某竊以歲晏凝寒共惟某官有政足財神所相勞台候
動止萬福閱在諸卿之右論思乃學術所長持此久
外得乎更冀順時致養倚對駟台

某長至禮合致賀第老病不文又不敢倩人為之故輒
以手書伸頌詠乃蒙雙緘盛禮無乃以是愧其簡平不
然何執謙之過也後時不果眊儀以報惟深佩刻而已
某竊人回游勤台翰損答益深感悚米運令弟既不欲

屑就專俟改差之人襄陽綱自當先發也此間財賦月
有收支定數中間緣違法放倍稅不問年歲又近有無
爭競來則與印其訟訴至今未已也歲收一二十萬緡
用資支費者在此或不知本末遂謂富實而漕或兼權
則好事者又縱吏之將常賦削除以萬計某既一遵律
令且厄爭端遂成漏底所幸歲事稍稔節用省費乃能
支吾二年前常具布於李正大縣丞所携之書尚蒙記
憶否諸邑緣向來監司因他郡祈禱例令住催一月之

類纔過時則民戶不能併輸遂頗拖欠却非滲漏曲荷
垂軫乃敢及此皇恐皇恐飛虎四百十文字納呈僭易
皇恐

丘宗卿侍郎

密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雪後晴寒共惟知府檢詳雙旌載路台候神相
萬福比復狀為慶何未闕覽茲蒙嗣問伏審已拜麾符
奉親西渡觀闕既存朝蹟嘉禾又為舊治次舍所歷榮
樂已多况吳門棠陰未遠開藩之後想見士民鼓舞不

勞而治矣海寇已趣斷必無輕恕渠魁就捕非威令素
孚賞罰公明豈能臻此不勝歎服忽忽布復莫盡悃悞
願言加護鼎茵即遂來歸固不敢以隔闕暫阻一見為
恨也

又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暑雨煩濁共惟知府徽猷檢詳政成暇豫台候
動止萬福某汨度日音問稍踈每聆治聲亦足為慰久
雨下田無傷否聞雲川已被害也趙丞才具如此在今

豈易得節推員闕上台已用彥衡矣浙東賊賦屢促提
刑司而未報近不免督責邸吏方云事屬浙西亦已嚴
切行下更囑劉憲速具數來當取旨支撥二千緡甚不
多夫何足靳或浙東自有之望徑語趙彥膚申來也見
施丈又說寨兵事尚未見公文恐是在三省耳許浦利
害極多緩急莫須用四明故事否幸密垂報餘冀若時
珍練以對嚴召

又 淳熙三年

其竊以上冬晴寒共惟某官宣威有俶德業多助台候
動止萬福某前月已丐祠旦夕得報即還廬陵屏迹山
楚以俟其老惟傾耳君侯為聖時立大功副此願望至
於後會邈然則拳拳依向又非翰墨所能寄也天氣日
益凝凜倍慚遵令衛生荷國殊寵

某比使者歸常存布尺紙想追路呈徹不審幾日開府
少城間就夔門與趙衛公相會四川利害講之固熟臨
之以名儒碩望百城自應心悅而誠服民其有瘳矣某

欲去不能辦專介偶同僚蘇倅遣人還鄉莫的於此輒
布一二伏幸台察

趙從善泉使

師弄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天氣凝寒共惟知府郎中開藩有俶台候萬福
廬陵大邦豈不足以為政六守狼狽多其自取今得良
二千石一洗宿弊廓施惠術吏民自應信服數月之後
可以凝香宴寢矣惟歲歉諒勞區處諸司必相假借因
書亦當及之酒稅乃州郡利源人但知取之為取而不

知予之為取官醞若味佳私酤雖不禁亦絕二者高明
當得其要領翁超聞正是行兇人託劉成以自解今既
不貸亦足懲後矣餘冀若時珍練倚俟褒壘

其竊承奉詔牧民涓辰洗印諒深懽愜繫官于朝既未
獲修維梓之敬欲附尺紙為賀又因循未果竟煩翰墨
先之感懼何可言也長牋蒸麗三復叙歎冗迫無由視
儀以報又深愧悚謝章已令報行矣州宅置鑪大可駭
何至是耶幕官事只依旨揮結絕甚善追逮之擾不止

一家旱後豈堪如此被實惠者多矣計共人之罪則何足恤也路鈴虛位正欲使諸卒知有郡將近求者紛然亦有大關節一切拒止黃林須得一文字乃可施行向者固嘗面言下政何順聞在廣西併望物色垂報吳政却似愿恪若軍中人則又崢嶸矣家兄既村居恐因遣介來望諭令取家問幸甚

又 淳熙十三年

某前日方以書付胡堅茲緣病倦未暇再遣記但切愧

企冬春之交雨雪過多未知夏秋復如何減豁旱傷多
拋經總制錢帶納常平其理灼然固嘗為貳卿言之但
此間事體執事熟知之若非視人如我躬親為郡國計
算則不過便文自營而已此文移所以山積也他續馳
布

又 淳熙十四年

某疊勤誨翰知使車按部六月不及回是稽具報必辱
情察天堂山鐵樣及相度措置鉛山場等並已進呈正

恐招兵費大江東諸郡歲供難繼遂爾遲遲如增盆槽
添作屋使司自可施行莫不須待報否毒暑異常還臺
當少休旦夕別拜狀

王叔清舍人

卿月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天氣清肅共惟知府安撫祕閣舍人鎮臨有裕
台候萬福乃者嘗以幅紙附漕司人回必遂闕覽請祠
文字不曾上蓋宸眷加隆宜圖羊祜杜預之勲豈必揖
袂浮丘也夏國部落之說果可信否時台深報葛王諸

子勸詣還燕容或有之所奏三事屢於榻前商議萬兵
自鄂移荆孰若徑趨襄之為便昨郭帥有書欲與副帥
協力比過武昌必得要領兩軍緩急相應乃是朝廷命
令非副帥召正帥也往者王宣趙搏勢均力敵首鼠觀
望所以合而為一復離之可乎今再以書與郭帥別紙
錄呈荆南城已降旨揮將三之一損壞者先修矣餘在
閩副帥書中末由會晤切幾上體閩寄加厚保調以需
名節

馮總領憲

淳熙十一年

某辱六月晦及七月中三書不勝感慰秋冷共惟台候
萬福虛恨曲折並已劄下或欲因印部市馬執而殺之
豈有是理惟中策當議必已見之少卿蜀人其念鄉國
之計甚熟且遠每事必欲協議蓋有深意興元旱灾勾
憲來求度牒恐其後時有旨代米糶濟也遙往復經時
民為邦本其利害又非軍旅比也洵陽求者甚衆上時
畀田侯更望勉以報國京西鹽事殆失於輕信今當有

以助之酒課緣戶部獻疑尚未降指揮然亦何疑也雅
州委制司兩易庶於郭守無傷耳餘冀若時珍練以需
召節

某拜問慶門眷聚緬惟均受多祉劉韶美之子澄為利
掾望與延譽想以鄉曲之故不待禱因來通書悵然念
髯老之風度輒及之皇恐皇恐某再拜

又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歲晏凝寒共惟天助將明百順來備名儒瓌望

宜在王前升正九卿蓋以重任難其代耳綸綍既頒知
眷注之彌厚遠勤緘啟感刻難名未晤語間敢蘄觀願
致養倚俟召節

其比於雍君處領珍翰不勝佩服荷雍之學識士大夫中
絕不易得可敬可愛三衙取馬生券乃是久倒豈復增
損惟江上諸軍曾支破致令乞丐於市樞傷士心所以
兩次取會錢數然後下使所科撥若經不足自可申省
就椿管銷豁付漕司及兩邦民而前後爭執紛然殆類

秦越之肥瘠今秦嵩申上津仍歲水旱戍夫乏糧失所
欲併差官軍有限豈能分布已稟旨不改其舊而月給
戍夫錢米一年既纔三百餘人所費無多切望留念即
為施行大卿蜀人而又憂慮深遠固無待諄諄之言也

彭州張倅

英仲

淳熙十一年

其竊以天氣凝寒共惟通判朝請佐理餘閒尊候萬福
三宰百里今貳名邦典郡宜矣嘗為三省諸公言之計
來夏美解當有所處忽忽姑此布復餘幾順令珍厚以

對宸渥

蠻人本不能生事往往縣綏御失平姦氓又從而導之
遂至作過消患未萌全在守令得人耳有可見教繼此
願聞至叩叩

嘉州樊倅

炎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天氣凝寒緬惟通判朝請佐郡政成尊候萬福
名儒之子累為諸司所薦今勾龍提刑又誦淹滯可見
才譖下諭三郡即詳稟丞相已計授代之期續議進擬

矣先德種學續文為西南儒宗頃見玉山汪尚書稱道
不容口今讀譜注韓文四十五卷博洽精詳有前輩未
嘗到者此書定傳後世非獨為篋笥之珍而已欣感欣
感薄遽占謝有懷莫盡願言順時加愛即俟寵命

陳邕州

士英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天氣暄和共惟知府安撫朝議年兄鎮臨有裕
台候萬福辱去冬所惠教不勝慰感便民五事皆深切
著明洞丁緣宜州小擾未欲輕舉若州府徐徐自行之

他處自可次第料理惟監貨一節利害甚重昨降旨下帥司必已熟議地遠又隣諸蠻與內地不同凡百更望加意上司或未諒不妨力言彼此皆賢者初無固必也餘冀若時加愛以需召節

趙明州

師夔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知府置制殿撰鎮臨有裕台候動止萬福控制海道事權甚重比得來文欲降錢修船見此奏稟亦聞革弊甚多如軍中人每要立功前此例借作白

直甚無謂也其他俟續布聞餘冀以時珍愛即膺召用
某載惟春王三朝於卦為泰若時良牧惠利及民者博
則於介祉亦倍衆人乘茲令序入踐禁塗無可疑者過
勤緘啟良佩至意茲酬來况併致忱禱切幸加亮

又

某比復狀為開藩慶想已呈徹游勤惠問喜審治效日
彰台候萬福許浦船屢與殿司說若果欲移則當撥歸
制置司今得來示若合符契也治境控扼海道平時須

過為之備近者有旨拘收借事兵卒必已施行主將能
否亦望詳諭大抵早正素治臨事乃不倉皇高明當有
以處之矣餘冀順時珍愛即膺次對之寵

王茶馬

渥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大茶馬顯謨使事成功台候動
止萬福辱十月所惠教不勝慰感馬政修明邊方寧謐
宣勞多矣中間傳聞夷人為結連之計今必無他奏黎
州既熟一方利害似難移易却聞其懼無以善後切切

欲歸果否嘉州奏為備甚至表弄當不敢萌桀驁之心
凡百更望與制司銷患未形想毋待諄諄也後來所示
數事悉已行下恐有當知者併幸忠告地遠惟恐不中
事機耳餘冀保嗇以俟嚴召

王憲

正己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提刑右司平反底績台候動止
萬福持辱誨翰不勝慰感午口灘薄驚舟御乃賴石常
事不必介懷廬陵路鈴曲折極荷垂教見令戚俟就帥

司兼領正合來諭自此且未除人也向宰甚荷周旋近
漕司奏乞撥油麻錢五萬補助贛州三省方商議此乃
志道刮刷州縣以自肥而不思白撰財賦科罰百姓貽
患無窮其所得能幾何耶寧有盜臣誠可歎也忽忽具
復未究所懷願加保頤以俟嚴名

豐叔賈

誼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春曉氣暄共惟知府判院政成民悅台候萬福
特枉榮問深佩眷予勸課農桑千里皆務本之人甚休

甚休二月末霜雪不至深害否綱欠宿逋當為丞相言之版曹農寺自來鮮肯出豁分明只欲符移紛然積壓登帶其實所入則有限耳忽忽布復未究所懷願言若時珍愛以俟召節

又 紹熙三年

某契勘湘潭最為大邑鄉分濶遠財賦居本州十之三自來只注選人資望已輕又緣范承直丁憂之後本府權差嚴縣丞攝事具人雖廉謹有餘然畏事太過詞訟

不敢予決常賦亦多積壓今來郭承直到官才力既短
適苦足疾間訟牒日至使司自此相益蓄縮日就廢弛
本州便欲按治則初來未有顯過欲別委官對易又恐
邑民知是州郡之意望風輕侮况目前別無可委之人
欲望使司選委清強官一員與之兩易庶幾百里得受
大賜郡中亦可省力須至具稟者

劉公實提刑

穎

淳熙十二年

某特辱書翰喜承近別台候萬福按行不無少勞願逕

文字極為詳備旦夕納公文去殿司元約蓋寨屋伍百
間今既移青龍三百餘間所增亦不多惟民田須依時
價酬之此非軍中所能區處上令漕司同平江應副望
道此意於使軍也軍人被殺可駭聞殿司已重賞緝捕
未知可得否暑甚占吏草草續馳布敢幸台察

鄭少嘉尚書

淳熙十二年

其竊以炎暑可畏共惟某官治化已成台候動止萬福
海舟既未敢遽集勢須先以告戒恐誤其出入蓋敵情

難測謀報造再東海在我安得不為之備耶臨安五月
八日五更地震近得江西閩中報同日如此浙東如何
不勝憂懼之至鄒坦者家間素服其藥近赴使司駐泊
若無所用不審可差出令一來否僭易知罪餘乞保輔
冲襟以需登拜

閻才元侍郎

淳熙十二年

某頃嘗奉記惟緘啟盛禮坐待來价需報遂成稽晏非
敢怠也茲辱五月誨翰喜慰亡喻教閱義士誠不可緩

王去惡久移益部得旨煩侍郎別擇人來上貸緡五萬亦已曲從惟茶馬總領打算事非密院所能辦而夏官主興元置監休息宕昌綱馬甚力正賴區處修闕費纔千餘緡姑置之蓋取其大則小可畧也邊報難信金儲則果天未知誰立擾擾萬緒其自茲始乎增秩辭免中批不允諒即祇拜偶都統司急足回撥冗具此未暇他及續別修奉

又淳熙十二年

某薦勤書誨亦嘗遣問然豈若款奉笑言之為樂也邊
備飭修圖籍精詳粲然形諸奏劄謹為涓吉進呈大契
上意西清次對從天而下某與副樞竦聽欣然豈南門
既闕氣象益新遂底文明之效歟多賀多賀田世雄自
漕司案其暴刻之後朝論紛然適李止之封送金州權
郡所具斷過人數止是兩名贓重者配本城餘皆販私
茶人刺為廂禁土兵平利令王仲圭直以涅軍為流徒
安得不駭聞聽徧示朝士衆謹稍息改守沉黎上以為

然蓋三省共議非某能致力也然望執事亟作書勸其
凡事謹畏以避謗嫉大抵守邊以廉靜為本而以措置
備禦為急來則應之夫復何慮使政績勝前不負薦口
豈惟渠之幸亦國家之利也連日暴下草此為慶續別
拜狀

劉帥立義

淳熙十二年

某特勤惠翰喜審台候萬福幾西重任兼總司非時通
才豈副遴選瑞麥少蘇累年之旱隨州亦有繪圖多賀

多賀邵生反覆如此幸前後所降旨揮斟酌照應不至背戾止緣朝士每得偏詞輒議論不一如楊嗣勳極通練其施設必繼高躅糴糧固嘗博詢衆議監法在三省不得而與也邊報皆妄云秋王清叔已報西夏達實擾擾且云唐鄧戍兵皆西北去其詭譎類此可恠可恠郢倅胡大中廉勤解事恐遠方難得屬吏委使故一再言之餘冀若時保愛以需召節

楚州錢大受

之望

淳熙十二年

其特蒙諭善後再任已得旨依劉超云楚州方城器具百無一有莫須早到擘畫否朱振又殂誰可當其任也上於財賦甚留意聞前政所積已支盡當思善後之策楊帥每以招納北人為言所選使效更宜詳細他續馳布

又 淳熙十二年

某疊辱誨翰喜承牧御宣勞台候萬福招填忠義人年齒皆壯若訓齊有方他日必得其力民兵萬弩手諸郡

申請不一全在區處如何耳脩換弊船想極如法海湖
鷄船不妨密切措置緩急旋集欲立賞格須別作文字
專一論此前以打造費力遂併寢耳防城具俟奏下即
為取旨帥漕比稍通情否有我護局賢愚通患惟以國
家為念則不然間探一事最為要切前後多不得實均
望留意兵法尚詐北人尤甚雖死亡未嘗諱專欲其所
圖輕信定墮其計劉神保之子已回否其人恐能言大
槩也陳汝礪說雖是更須物色其實仔細垂諭海道風

色難必倉猝能遽至否張佐戀舊居未肯赴辟喻口等處皆要地而部吏出職者以力而求似非所宜願加審擇

又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青和紀序共惟鎮撫邊城台候萬福百廢具舉甚副隆委敵中調兵造舟又修汴宮姑以防戰抑別有說耶樓櫓等支費太夥如何應副新帥如到更須熟議務令可行乃善羊友諒想已歸凡百所聞毋惜垂誨餘

冀若時加愛以對來渥

張彥文尚書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秋暑可畏共惟某官政成民悅台候動止萬福
某尸祿無補憂懼萬端坤載不寧連亘數路閩中尤
甚上因趙子直奏疏遂以親札戒帥憲謹察盜賊消患
未萌富沙風俗素獷豈弟中和當有以化之矣未由晤
語切幾遵令衛生以需大用

某特枉誨翰諭及添差官謹悉如歸正一項堂除素無

藝極兩年來並已限員只是諸軍將佐隨其立功次數
例帶外路差遣止得一任向未逐年發遣故無擁併四
五年間偶緣水滯留在軍中不覺數多然未嘗不分在
諸郡自夏中得來文即令住撥其後兩負乃先差而續
到非敢爽約詳悉已令劄下敢幸台照

高汝一

夔

淳熙十二年

某比拜狀想無浮湛茲辱誨劄不勝感慰三事奏已下
並得處分積糧若止望坐倉恐未易辦其他如庭牒召

人入中之類亦可行否更度彼問要切者具奏為佳神
勁軍千人幸加訓練保捷亦宜措置但無器甲則亦徒
然効用恐總所難應副兼諸軍請受薄而彼獨厚恐併
神勁牽動爾比盛傳達實林牙擾擾而黃河南北繕甲
積糧泰然無虞深謀熟計畧可遙度襄陽為國門戶尤
宜過為隄備望與都副帥熟籌之

又 淳熙十二年

某比方拜狀茲未暇嗣問神勁將官奏已為進呈只從

使司便可也所陳保捷及忠義人誠為可用上以皇甫
斌是侗之子彼間一帶人情極熟緩急亦可作一頭項
故以使府鈐轄令提舉蓋行少卿之言也乃公得祠未
必不同行宿將頗有人望但任性少委曲語言多犯人
其實無他吾曹方以國事為念自可容忍因會閫帥千
萬及此意幸甚

又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秋暑已闌共惟某官為國長城台候萬福辱書

翰不勝慰感樊城南關萬山誠為要切今冬郭帥巡邊必可熟議兵力難分顧臨時應變何如耳儲粟尤不可緩效用錢米恐總領所力有不及耳民兵器甲既闕帥肯抵換支撥善不可加已得旨依以備緩急若為悠久計則須諸司通融乃可所謂紙甲殊省費又不知能當箭鏿否宕昌馬續馳報餘冀若時保嗇以俟嚴召

又 淳熙十三年

某跨歲大病今雖勉強朝叅猶未全安所以不及親具

記皇甫鈐轄因會煩再三致區區邊頭諸事草創分職
云初凡百且徐圖之忠義人更委曲與郭閻二帥商量
既彼此為國何患議論之不同也大抵無事為有事之
備者最難蓋因循則誤指準亟更易又張皇以此全在
深思熟講耳噐甲俟再報即取旨閻帥欲成彥節為正
將主上已從所乞矣

利路李憲

大正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霜冬晴凜共惟提刑判院按部雍容台候萬福

數勤書翰不勝慰感遠方法禁素弛得賢使者一洗舊
弊列城受賜為多非特席逸也忠勇軍比平民須稍寬
假他日乃可責其用命今委田世雄佐帥府稍加料理
未審當否田在金州或謂猛於治盜而賑濟有功如此
則與漕司所按不同姑酌其中付以戎事更望因會勉
以凡百謙退志其大者遠者甚幸龐守所論西和草料
錢極有理若監司總領視州縣為一家民力自然稍寬
不然上下督迫其害不在今日也王樸所陳甚詳然未

敢徑行當委所屬相度正恐悠悠耳凡使司所當為如
酒場之類自宜力與改革以副臨遣之意如博易抽差
等不妨具奏上於遠方利病惟恐不聞縱有不悅豈能
勝公論耶諾爾結事備知本末達實林牙無能為也禁
銅錢三省屢畫旨其施行頗峻自此必須少戢軍器物
料旦夕當行下脩關立砲所宜詳審蓋彼常疑我掩其
不備若一切不問緩急又將失備計常與才元侍郎及
軍帥議之軍糧折估見作措置其他凡可垂教毋惜諄

諄並不敢泄也餘莫保愛以需名節

又 淳熙十二年

某相望悠緬每患音驛之難繼但極馳企辟一二屬官
并南平倅皆已施行換錢引限衆論不一更與制司熟
議為佳西府曲折前已遮護母慮母慮叙州乃沂公姻
家制帥所以芘存之馮卿人多稱譽若私其鄉黨至誤
公家事此今日大害雖賢者不能免可嘆

邵鈐轄

之綱

淳熙十二年

某承惠書喜承起居佳福勝兵事既易帥固知未易料
理然忽而不問又非悠久之計已劄下帥同本軍從長
理會新守幾時到更且協力措置為佳易地似太早計
勉圖事功以俟獎擢此外萬萬保愛

鎮江翟都統

安道

淳熙十二年

某連辱書翰不勝感慰山陽重地劉超名將都統又再
三丁寧必能盡力軍務最是間探欲明苟有所聞切幸
垂諭令似升差緣奏狀未曾降下不敢先言又近日臺

章方論將佐事勢須少待崔統領深知其熟於淮上形勢偶詔三衙薦夔路鈐轄而步帥謂堪此任故煩一行張世英是武舉出身上欲激勸來者姑再令從軍前已用都統奏而罷之今豈有用之之理不必過慮也

雷馬帥

世賢

淳熙十二年

某辱書翰至感吉統制事緣北方正爾疑似不欲遽有更改今議論先定俟彼動作為之未晚也六合牧放亦未須行蓋因理會券食錢議者遂謂增添財賦煩先會

計所遣新馬實幾匹隨行實用幾人有無家累數月間
共合添錢米若干速為垂報即當奏稟行下既止一兩
程自不難辦亟此奉報切幸知察

金陵閩副都統

仲

淳熙十二年

某近違

關

已深

關

向兩辱書翰喜承轅門整暇台候萬

福宸翰寵頒益彰眷倚諒深懽慶若便刻石則須多進
十數本恐上欲分賜諸帥耳王統制用十年之勞轉官
雖常有例久不曾行今茲乃聖主特恩知將厚矣因來

諭輒及之餘異以時珍愛佇俟功名之會

金陵郭都統鈞

淳熙十二年

某近踈奉記不勝傾企金儲天折不知誰代其位聞金
主尚留涼淀九月還燕未審果否昨總所被旨刷具軍
中營運等事馬司者到已多日獨使司文字未至專待
此同進呈不可緩也執事忠誠許國公正裨身雖古名
將何以加諸上所以眷倚士大夫所以歸重實在於此
然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豈能一一皆能如意副貳所陳

縱未盡善有可行者毋惜俯從偏裨中亦宜細大并包
去其泰甚蓋是是非非本為正理然習俗已久聞聽易
駭草之以漸容之以量固所優為苟有所聞既荷心照
不敢不告耳過目即焚之可也

又

某疊辱書翰喜承台候萬福向者巡邊所陳要切非如
他人為悠悠之談此固上所深知而公論因以歸重不
勝歎服達實林牙恐是金中別有深意故揚此聲使我

不疑茲可備而不可喜也。結約事前監甚多，豈容輕易更須多遣間探時時諭及幸甚。李浩等想已遣來副帥和易，凡百必與之商量。自古名將惟以果毅忠信為先，後世乃多脂韋拐虛。今左右卓然自立心乎報國，雖未能諧俗，天豈不可恃乎。

江州劉都統

光祖

淳熙十二年

甚竊以天氣清和，共惟都統刺使台候萬福。寵升階秩，遙領郡符，異渥沓來。可卜宸眷疊勤，書翰不勝感悚。汪

賓緣近例不差額外上以都統薦之甚力已刷得中軍副將一闕處之張德明亦如來申惟張堯臣者比因步軍司奏辟吏職玉音宣諭屬官須用士人兼言者方論創闕事遂不果行其他有可垂諭者勿外餘莫保愛

金州田都統

世雄

淳熙十三年

某比復狀想無浮湛再勤惠問喜承台候萬福秦守既交印必相與協心為邊防永久之利幸甚幸甚折估事總領所報到方可施行脩闕增戍已得旨行併幸孚照

未由再晤切幾遵令養生以俟功名之會

鎮江張都統詔

某特勤誨翰喜審涓辰視印號令一新百順來備沉識
精忠自結上知今茲選擢正賴洗滌宿弊有可垂諭者
勿外為幸巢縣城壁恐復因循雖令李候疾速相度庶
畢其說尚未報也捐行囊以助用久無此風矣願君辟
闕緣從者已離彼遂格而不下若欲其來京口却亦及
公文也餘冀若時保畜以需功名之會

又 淳熙十一年

某辱示諭喜承台候萬福示諭備知曲折聖主明如日月自能洞照不必過慮巢城緣有民居民田恐議者指為搔擾所以再降指揮幸速選官同黃漕審究利害只俟回奏便有處分切冀垂亮秋暑萬萬保愛別需異教

金州秦守

嵩

淳熙十二年

某辱惠翰喜承守邊暇裕坐膺多祉守關隘人前後州郡與都統司爭執不一要之任責則同難頓改易更望

多方措置為經久之策深恐水旱頻併事力不及已得
旨令總領應副三百餘人錢米一年既有以恤之人必
欣然或總所未暇科撥使州且逐急那免為佳不然或
致流移悔無及也忽忽姑此布復餘冀加愛

揚州鄭帥

興裔

淳熙十三年

某辱誨翰至感示諭修船緣金主遷都淮民已多疑懼
今若從使司行下則文移紛然必更傳播不免經付諸
郡使府其一也三萬緡上決不惜但船數與張撫幹文

字頗異同今既各郡為之若密委信實人料理亦自不難所費且與那允候見多少申請支還未晚江湖打造不特所在科擾兼差人撐駕遠涉其費又當數倍矣教民兵事曾條具否望蚤理會仍須與解事人商量庶令適當聞每次多成紛紛皆由區處無術耳遽具占報草草切幸恕亮

又

某竊以秋氣漸清共惟知府安撫都承鎮臨有裕台候

萬福比具緘啟為賀想已呈達茲勤劄翰不勝感慰巢
縣城壁旦夕取旨惟濠與安豐不能禁戢踰淮盜馬之
人甚至殺其主簿果爾將來必移文會問彼未嘗聞盜
賊涉吾之境此却數數有之安得不問比已劄下望與
措置施行高明處此固應綽有餘裕更幾順令保畜以
對殊渥

鄂州閩都統

世雄

淳熙十一年

某近別不勝傾企即日想已抵治所履况集福荆襄沔

鄂邊面濶遠西自金均東盡光黃昨以王宣趙搏各占地分不相為用遂合為一軍議者率謂兵馬數少緩急難於分布殊不思岳忠烈兵不滿六萬而能往來襄鄂內撫外禦威望隱然况今三處屯兵視昔固已加多若更招募不特財力有限亦恐未必精銳如向來庚辰辛巳聚八萬之衆于襄漢當劉萼之師畧無成功其利害可睹也比得郭帥書深以向來自分彼此為戒遇敵則竭力相應甚有古人之風左右過武昌必已熟講雖敵

有衆寡機有先後臨時應變難以遥度然我之規模自應先定大要得士心則寡可敵衆古今不易之理也守陽羅事及隨州增戍曾熟議否既開幕府凡百宜一一條具奏聞却示副本此外萬萬為國保重

又

某辱示翰喜承墨線臨戎體中安適高帥劉漕皆有志事功凡百必能協心慮遠幸甚幸甚江陵城已依來申且令都帥先往飛虎事見此商量買木亦施行指揮內

今安撫司津發者蓋緣帥司向來曾有文字謂本軍利於興販今更委曲通書為佳激犒士卒使之精銳最為急務冗兵雖多其實何所用也所薦三人上皆令津遣赴審察矣餘冀保愛

又

某屢勤書翰至感趙晟傳汝楫輩到軍當已久成彥節便往供職否招軍事得趙摠領報應募漸多更煩留意王瓌其來極遲馬司辟闕為人所先殿帥與之厚必別

與周旋也諸軍射鐵簾上欲激勸勇士若候式樣却恐
後時一面令閱習為佳城役正勞神用他續奉狀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

一百九十八至
二百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林紹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八

宋 周必大 撰

劄子十

王謙仲樞使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春晚寒暄猶未齊共惟某官永慕栝棖百神扶
相孝履支持自承杖桐護匱每切馳鄉日困應酬未能
以尺書道拳拳乃蒙遠陸書翰愧感無已襄奉在即恨

奠送之無由三復誌文詞義懇惻追踪前哲尤用欽歎
挽語固願勉強適半月感風今猶憤憤未能下筆姑酬
先辱續別拜狀餘冀節哀自重臨筆頌望

某悚息拜問廂內眷集緬想長少均安王道夫去後上
每諭三省欲與倅偶無近關惟必城二年遂就部中取
以與之恐欲知也此有所需切幸勿鄙

又 淳熙十六年

某伏辱劄翰具審旌麾引道計今祭戟已開又聞減省

迂吏裁節從物一洗近日之弊相饋送雜費例皆以律
令從事民力其有瘳乎忽忽姑此布復切幸台照

又 紹熙元年

某竊以季春之月天氣暄和共惟樞密知院大參翰旋
鈞樞惠澤夷夏神人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杜門掃軌
遙資河潤瞻承悠邈悵望徒深敢祈妙嗇天和佇登冢
席崇階進陟未敢為門下賀也

某自違英矩旦晏懷仰既收朝蹟不應通名政府勢所

當然高明必賜矜亮因恃以無恐豈謂情誼拔俗未忘
雅素專介貽問禮意優渥三復感浣殆非聲畫所能形
容也明公聲名震古今事業掀天地臯夔周召不足進
焉日與斯人涵泳美化於田野間為幸大矣他無足云
某衰老得閒復值明公億寧內外得遂麋鹿之性每切
感愧問及敝廬尤荷眷恤初乃民居絕無人煙其左依
城右逼官路不容展拓秋冬尚可度暑則費力平生
在畎畝常懼踰分今處之甚覺裕如又向忝要近凡孳累

用度每令窘束歸一切聽其支費往往恨降之晚緣此亦復相安此乃狙芋之術前輩嘗用之矣聊發廟堂一笑

又元慶二年

某竊以春半氣序暄和共惟某官德施威暢夷夏帖泰默膺多助鈞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杜門坐俟掛冠之報母足齒記帥牙在望晤語無階敢幾調適寢羞即登冢宰大攄相業

其自承易鎮近藩浸還異數知延登之有日自合亟馳
賀問屬嬰疴伏枕旋值國郵憂傷憔悴微軀且不自保
則於人事宜其一切廢絕然常愧負方寸敢圖謙德遇
厚專使賜以好音豈惟大激衰懦其厚士風多矣威作
固不待言也明公學術精深規模闊達歛惠荊州固已
福及京師上以先太師澄清之效夙著湘楚思廣繡衣
之好以彰世濟之美復煩此行非先一州後天下也曹
參趣裝茲其時矣不勝頌望之至

其竊聞譙門已遂起工誠急先務記得題梁是紹興乙卯席大光名銜適一甲子而復興非偶然也惟城壘一事往嘗與豐叔賈議定然後有請旨揮既下而叔賈為彼門二三多口士人游說百端中變其說欲大起民居廣開壕塹如邊城之為殊不知內郡與邊防異一則不可無垣墻二則舊基尚存第為古木蟠根日摧月壞故命軍士芟除已見遺址若非叔賈異論則癸丑年自可訖事當時展期非畏九良星不得已耳次年某去而元

晦安肯續前人之事於是有裁截之說若謂兵布於上以冀防托則雖子城亦難周徧緩急守禦顧方畧如何耳此甚易曉也今甄灰日就毀棄良亦可惜未審明公亦有意否因筆及此正恃雅契惟一笑而恕之

程元成給事

淳熙十三年

某比辱二月二日台翰喜承靜治成功台候萬福昨復狀幸無浮沉繼以賤體三好兩惡倦於執筆遂稽嗣問第切企仰近日宇文尚書上殿論諸郡不依淳九約束

招廂軍已有旨令監司具析望檢照元旨揮全文蚤為
區處幸甚繼此切望行下諸郡勿令違戾幸甚餘冀若
時珍番誦周南之滯者甚多行慶嚴召

某惶恐拜問慶門眷集緬想上下攸寧樂平之諭謹悉
亦知曲折也泰之祠滿諸公欲以一郡處之竟未有深
以為念想常通書有委勿外

又 紹熙四年

某竊以歲華有倂共惟致政待制給事年德加新燕居

日適台候動止萬福昔人有云無事若靜坐一日是兩日台坐急流勇退從容葵心秀野攬物之間白日自長修齡方永區區羨慕豈惟鄙夫愿加保調副此頌詠

某比於奏邸附記解釋前詩具至必稍速黜縣人逼歲方到祇領教墨感慰已深二記詩序綠筠岡賦等又蒙誨誘彌勤三復允切歎仰給事早闕與學瓌詞獨步一世得謝而歸齒宿意新詞旨敷暢視奉之加醇明焉非特知筆力之日勝又喜壽祺之未艾也某素號淺拙老

益謬悠蕪之心氣時作久置斯事近用沈存中法以膠泥銅板移換摹印今日偶成玉堂雜記二十八事首恩台覽尚有十數事俟追記補綴續衲竊計過目念舊未免太息歲月之沄沄也桂林虞衡志會飲滑稽二帖并考坡公在宜興歲月併致斐几道遠不能致他物皇恐

又慶元二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致政閣學給事道隆德重神人致喜台候起居萬福相望悠緬再晤無階念舊思賢寸

卷一百九十一
心日驚敢祈保輔寢饗永綏吉祿

某比審上思正元之名臣紹熙之舊學特頒異數進聯
學士之班仍錫身章以昭殊眷初聞出命亟於充之書
中畧寓歡悰敢謂謙德過人先貽函教諄勤累幅感荷
深矣仰惟天爵自尊形於訓詞而上皇夙敬師模又將
安車趣召於兩宮交懽之日由今以始當不一而賀云
某自蒙恩得謝本可閱適而稟賦素弱老益多病近復
耳聵目昏步履亦蹇來諭神明不衰豈夫子自道耶匡

廬竒秀甲天下山樂天殆非虛語春暖杖履若再至彭澤則趨四月游覽五月避暑秋涼言旋似為得策未審有此意否廷秀相去數十里非經昔不可往還歲才一會面却常常通問因台諭輒及之

李秀叔叅政

淳熙十四年

某伏承公劄諭及鄭康孫事謹悉上既覽奏即令改充閩中路鈐此闕弄印頗久今茲親擢蓋重宗工之薦也下政劉堯卿雖將家未知能稱職否向蒙諭及蠲免舊

卷一百九十八
欠三省尋裁減萬餘緡自有堂帖所以不敢別具複併
乞鈞照

又淳熙十五年

某竊以孟春之月風作峭寒共惟某官綠野雍容神人
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尸素無補日切汗顏侍拜悠邈
更深傾仰仰祈妙畱真粹以對趣召

某久違英矩懷思不忘曲荷謙光時賜書教每一展讀
輒慰快彌日不能自已蓋道德之隆詞翰之勝有以饜

小人之心者如此非勉強而然也

某恭審以大學士之稱榮使珍館輔臣異數近世罕偕
涓日而拜絲綸搢紳莫不欣服尚稽馳慶首辱華緘悚
息交深尺紙莫究萬一尚乞鈞照

某密瞻行馬無由躬奉杖履遙想功成名遂燕處超然
起居惟適之安丕享無窮之樂回視某輩強心為智憂
讒畏譏惴惴度日者其勞逸盖相萬也因書自致不覺
怛

湖北趙提舉

善舉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某官台候萬福去歲日至遠勤
書翰來介不俟報遂稽具賀必辱深察治部大稔殆澄
清之效耶高陂等課利歲僅百緡而四十五處被擾若
非賢使者表而出之遂將為無窮之害諸公殊歎服也
未由再晤切幾順令珍攝以俟召用

又

某辱六月所惠書喜承台候萬福湖北今歲雨暘以時

豐登可必舊欠正宜少寬每見他處人力未蘇一遇收成官司便加督迫往往反思凶歲况湖北民貧又非他處比今得賢使者遠方有所恃矣王宰極荷芘存愬忽姑此布復餘幾順序加愛以俟褒詔

王宜州 侃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清和在序共惟鎮臨邊藩台候萬福才猷敏茂著聲交廣固應頻被褒壘遇勤緘啟欣感無斁禁軍土丁既已措置詳備蕞爾蠻獠自能無為至如錢監却當

按月支與監固易得但間般運費力漕司未必如期應付州郡畏外臺不敢力爭此利害之大者惟高明嘗為曲突徙薪之計甚善餘冀以時珍攝別俟召用

韋翌

淳熙十二年

某比幸數面知名門雋胄自不凡也別後方切企詠亟辱書翰喜承啟處之間百順來備特進蚤以文受荆公之知平生浮沉中外浩養益充觀遂佞之篇槩可想矣臨汀副墨拜嘉甚感永惟厚積嗇取鍾英夕拜致位近

班直聲凜然雖不大用其遺後人則多是以先使君名
在循吏執事復治縣有聲今雖附徙幕府其進蓋未央
也臧孫有後理有必然更冀保順以副所望

其上問眷集均社柴御暫閒可念馬網事切中時病極
感有所需勿外

安豐

旦

淳熙十三年

某比月初嘗復狀計猶未違洊勤惠翰殊以慰荷闕人
安可不密前所申多後時且似道聽塗說耳金陵戍兵

必有紀律向諭及節制雖欲創行其實在境內無不受命之理也忠勇軍民兵誠可用平時亦當有以得其心也但統制復官恐部中稽緩徑取旨施行其告已遞往淮西帥司幸語之他續馳布

林沅州

挺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秋氣浸清共惟守邊暇裕台候萬福家學淵源推以治民必著惠政過承緘啟告洗印之期不勝欣感羅鬼中馬若非向日明郡妄覲切賞縱吳汝翼引惹其

來彼安能越軼生界涉吾之境是固無足慮者惟沿邊蠻獠不一省民時有交爭而土丁弓弩手名存實亡緩急無以備禦此則當為曲突徙薪防微杜漸之計高明必有以處此餘冀若時珍愛以對褒璽

趙克夫

淳熙十三年

某承諭極荷不鄙羅鬼距沅州甚遠隅以諸蠻非止一族向因吳汝翼謂市馬可謀厚利多方誘引以來一時守臣從而信之彼乃捐利遂族假方能叩邊既杜絕之

豈復再至近者恐是小人偶揚虛聲而邊吏不密忽遽
來告即諭以內無招引之人決難遠涉已而果然大抵
傳聞多失實如陳虎之類是也既荷忠告輒此詳及

又 紹熙二年五月

某竭違風度日以馳情暑令正中共惟宣化名邦台候
倍擁繁祉下車浸久威愛交孚亦間姦毗時欲結集輒
先事梗其喉牙消患實實間千里受惠多矣今十連屢
奏乞大有以存撫之乘此時相與細畫永久之利不亦

善乎故人子往赴上杭正備驅策其人廉謹可教也餘
非尺牘能盡惟冀以時保畚對增秩賜金之寵

趙揚州

子濛

淳熙十三年

某每勤教翰豈勝慰感王俊閩振有采耗否道聽塗說
鮮得要領不可不察也弓弩手與民兵異既免稅役而
事藝全無議者多以為言遂令州郡條具近方申到止
可在家閱習來春遣官按拍其詳並已劄下又慮守令
張皇追擾不則文具悠悠因通諳郡書望徧諭此意大

抵法無不善行之有過與弗及耳偶病目不及親染他
續馳狀

又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秋氣浸清共惟知府安撫龍圖少卿鎮臨有裕
台候動止萬福比嘗具狀為開藩慶茲蒙誨翰感懌無
已先德啟真王之封非特少慰孝心遂將傳芳史冊茲
聖朝盛典也未由面叙第切馳情願加保頤倚俟嚴召
某疊勤公劄謹悉巡邊恐動觀聽未見降下文字或在

三省耳楚州招淮北人亦嘗丁寧之令姪孫自可徑權
此與其他攝局不同尚何疑焉嚴先領武鋒比朱鎮如
何強勇等軍兼付彈壓衆論允否並望批諭修城更不
獲實裁減一依初料又於漕司支樁管磚并蘆蓆其餘
錢米未過數千緡三司辦此有餘只是聖意欲其堅久
指揮甚詳望戒官屬勿視以為常程乃善民兵弓弩手
方類兩路守貳所陳審而後行庶免文具併幸垂炤

新永康倅李季章壁

淳熙十三年

其遠辱長書貳以牋啟學博辭贍玩味不能去手自非
天分人力兩得其至孰能臻此真可世其家而名後世
矣邇日不審履况何如舊物來歸諒深懼愜茲雖未能
大攄素蘊然以別駕奉親懽亦足養志多賀多賀相望
悠緬後會未期臨筆耿耿願言為遠業珍愛

李季允

真

淳熙十三年

某辱六月所惠書及啟一通詞源浩浩發岷山而注於
海一日千里殆莫測其涯涘何其盛也即日所履何似

奉親著書當有以自樂曾俯就銓試否知縣通判俱已
得闕自可彈冠以昌遠業某數日乍衣綿目痛不能親
染惟冀厚愛

田提舉

渭

淳熙十四年

某特蒙寵惠新詩既難才華且愧厚意浙東歲歉正額
賑恤昨日有近臣奏諸暨縣強民三五十輩以投托質
借為名強割大户姚縣丞趙廿一趙七三官人家禾稻
白門塢姓孫人義安鄉姓黃人數口皆以窮餓自縊此

月九日縣尉王尚遠十二日府稅官吳松年各因被差
下鄉為村民三百餘人捍轎請驗田至擊轎兵毀從物
邑中閉糶人情洶洶不知果否上已令豐儲倉撥米二
萬石往相助望稟帥參及繡斧同為區處幸甚因謝來
况併及此其餘夕即必能具布矣

張瀘州

卷

淳熙十四年

某昨辱三月所惠書知修城罪工馬湖蠻帖帖無事方
切欣慰茲蒙嗣問益佩愛予炎暑可畏共惟鎮臨有裕

台候倍膺繁祉蜀狹土人貧豈應更用刻深之士來論
諄諄不勝感服便民五事併切欽歎尚阻晤語臨風馳
情願言保固冲襟以需召節

某衰病不才久洩朝列毫髮亡補積愧素餐豈謂推排
遂聯宰席歇後之譏自猶知之况於輿情過蒙篤篤遠
貽緘啟詞義高古非所宜稱一味慙荷薄遽修謝殊草
草惟寬明容恕幸甚

某悚息拜問候門仙聚緬想上下均福煮茶賦初緣淺

陋不能識前人用筆意乃蒙寄示釋疑大篇發揮妙思
使其排名公家詩集中一何幸與清虛四帖重煩宛轉
臺山舊事亦勤贊揚茲又幸之大者敢不重拜賜茶數
種并雙角龍團味初嚴而後甘却是真茶併以馳獻蓋
捨此無以當大手筆非為禮也

江西陸提舉

洗

淳熙十四年

某比已具記茲再勤諭及度牒折米事蓋嘗劄下矣美
惡難辨升斗多弊貴賤不等所以未容徑行今既先刷

五萬緡赴時收糴將來徐徐補還誠為得策不然分度牒與旱傷州郡仍約漕司多方那允是亦一說惟賞格未頒不可誤人其他區處必皆有緒大抵委土官僧道勝於胥吏若守令務為文具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最當在所察也

又

某前日已遣狀昨日乃聞江西度牒難賣州郡甚困科擾今早已用臣僚奏劄收回却允上供錢糴米急此布

叙候到請一面拘收回司差兵役星夜解來封庫闕
納其他當別作措置行下幸垂照

鎮江張幾仲 淳熙十四年

某辱真翰不勝感慰先堯厭世臣庶哀摧公家世受異
恩固應切攀髯之念乞配享奏狀已付出舊例集議然
後降詔有如循王忠烈堯然首從霸府必為公論所推
矣境內士人葛庚詩有陶謝風向求書詣當塗心許之
而未果發會渠即世前守欲以官田潤其家未竟而召

田丹徒備知曲折望試詢之或償掛劍之心耳

湖南趙提舉

像之

淳熙十四年

某蒙誨諭衡州曲折亦備聞之直情徑行語言輕易非
執事度量汪汪豈能容恕如某輩平時屢被醜詆只得
自省其過耳渠屢有請祠文字緣國哀未暇將上諸公
欲與易地人念替期非遠迎送紛紛所費不貲更俟少
定商量先此復來况切幸台照

王瓊州

光祖

淳熙十四年十月

其辱八月所惠書具審鎮臨遠服台候勝常殊以慰感
家傳小錄得窺承平制度何幸如之地圖併領東坡所
謂四川環一島百洞蟠其中信矣便民五事皆確乎可
行第邇來重於改法例送後省及六部看詳鮮有施行
徒費月日擬欲直取旨又恐將來太守非其人雖劍錢
物而流弊自若如江鄉和買之類反貽患於無窮尚爾
猶豫若及執事在官使疲忙少寬二年後人知所矜式
其庶幾乎屬以國哀具復草草惟冀順令珍愛以俟褒

璽

王順伯 淳熙十五年

某辱誨翰喜承別後涉履修塗台候寧嘉武昌回祿初
見總領所申狀謂案牘被燕深以為慮今得如此幸矣
水災異常間公安一縣皆已推盪而諸司畧不及之未
審果否振恤民隱計與諸司熟議矣遣使本圖裕民近
王卿申比前政增收七十餘萬緡向若稍寬州縣豈非
美事耶薄遽占復草率霜冷倍斲保愛

浙西羅春伯

淳熙十六年正月

某自聞召命念欲馳問而短才疲於應務竟爾未暇茲
勤誨牘感悚無已邇日台候復何如大著力行所學悉
意賑恤使一道黎庶當歎歲而無流殍陰功陽報自應
入儀禁近况主知素厚人望攸歸者乎即遂吾言更不
忉怛惟幾善愛以對天寵

祝江州

據

淳熙十六年

某辱七月所惠書喜審台候寧嘉楊斌已補進義校尉

其次者亦有名目帥司事干涉頗少但謹視盜賊毋令復作可也補銀既免而天申歲貢又停所省必多尋常便民事件皆付後省其貴省覽稀矣節制屯兵其向在密院曾為江陰雷州畫旨遇捕盜則從權事已如故最為良法若用此申請必從此不欲干預耳餘冀以時保蓄冗甚草草為愧

李獻之侍郎

淳熙十六年

某竊以歲晏凝寒共惟某官領袖從班神明攸介台候

倍擁休禮更冀仰體方隆之眷加厚保調大用在邇臨
風傾頌

某自頃手牘叙別之後每於今小坡問動靜竭從去國
聲迹遂無由相聞矣間審淵衷思賈亟頌召節儀曹鼇
禁金匱石室極儒先之榮遇不勝斯文之慶兩杜尚有
虛席意者已遂宣押遠方特未知耶日與士大夫共深
傾佇而已

某貪祿忘歸罪戾山積曲蒙聖主天覆地載俾得奉祠

鄉縣其僥倖甚未知所以報也杜門省僇不敢以姓名
入京都况侍從要路乎豈謂侍郎照肺腑之無他念金
蘭之惟舊手書先達意愛有加厚民風而篤交情實關
政體豈獨某拜嘉而懷感也末由面謝臨筆姑叙萬一
切幸台照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九

宋 周必大 撰

劄子十一

葛楚輔樞密

紹熙元年春

某竊以芳春妍淑化日舒長共惟樞密同知綏靖華夷
神天顯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家居得遂野性芘覆厚矣
遙睇門墻正阻承教臨風悵然敢乞加衛寢餼永弼興

運

某忽忽違去鈞表遂將周歲道範可尊與衆人同一瞻
仰眷與素厚于私心倍劇綢繆書牘缺然則以用捨正異
勢當爾耳高明無所不燭而入常善恕物得免於戾已
為厚幸走介而予之書此禮何敢當此意何敢忘也忽
忽叙謝莫究萬一敢幾垂察

某仰惟明公問學文章世濟其美至於德業之茂謙和
之至則又本於天資而加勉焉是宜上結主知下孚物

望自登政路忠言嘉謨表在人耳目麻案計已宣布值
國盛典榮晉崇秩盖未敢多賀也

某仕不知止顛沛固宜上賴聖主隆寬二府曲為道地
使得奉祠歸里一出十五年交游零落殆盡老病復疲
應接省譽之外困眠饑飯而已最是目力昏乏書冊盡
束高閣舊好游山今復足力不强前輩云少年真可喜
老大百無益今方知為實錄每荷眷念輒具布之

張漕

叔椿

紹熙元年

某日依河潤而未容曳裾賓閣此心日以馳騫春序浸
暄共惟使節光華台候駢臻多祐江西劇部漕輓之權
重於它路非獨財賦灌輸京師者多亦以士民繁夥凡
百倍費區處自匪真才豈能膺此遴選正恐朝望素隆
前已垂上禁塗矣久淹於外理必不然更蘄保衛粹沖
即奉嚴召

某久欲致褰帷賀每見前輩閒廢中於時貴書問往往
和而不敢唱此亦泥古不通之過旬日前迫不得已僭

具一紙方懼觸冒未知其達否而故人愛念有加先墜
華翰其為愧感豈易名言忽忽叙謝莫究悃幅尚幸澄
察

方吉州

崧卿

紹熙元年夏

某竊以暑氣尚清共惟知府朝議千騎載塗神物隨護
台候倍擁殊社更幾保衛真粹道膺非常之寵

某拜違雖閱歲時而箋校尉韓文朝夕在目固無異親
薰而炙之也茲承出鎮大邦豈獨推上德而加之民固

將鄒魯其俗馴至於道既為斯文喜又持以自賀

某比審內出竹符畀付良二千石屬方掃軌荒郊謝絕
人事未獲輕為賀問徒與田父共歌來何莫而已敢謂
雅眷不遺墜况緘啟詞意高妙如泉源不擇地而出顧
其何足以當之久怯大巫雖欲視儀酬答含毫意闕迄
莫措辭方擇子弟如泥卿侯者誦習中和宣布之詩庶
幾風化轉而上聞或助選表用以為報云

某仕不知止自貽顛沛歸伏里閭愧幸則多向緣前政

偶相牽聯每不自安今茲賢牧蒞止方修吉甫之相業
無陸九之嫌而有其歡抑又幸矣俟聞近音別布悃幅

丁提刑逢

紹熙二年

某自頃復狀日欲嗣音而杜門不與便遇因循至此惟
是傾企實勞寸心茲奉誨牘愛予溢於翰墨感愧交集
炎暑喜承清風一道神物相勞台體駢臻多祐某衰老
幸安畎畝第百病交攻畧無寧日福過理所當然不足
矜念晤言悠緬滋劇馳溯所願垂意衛坐倚需異寵

其載惟文章政術獨步斯世自結主知踰二十年正以
精明敏達所至興利除害奏課第一適當重外之時致
緩環賜今距成資僅三時亦既除代則螭陞鷗閣此去
恐煩踐歷矣振官府之委靡而不塞姦眚衣食之原最
為得策如漢世繡斧逐捕抑未矣賢使者在彼夫復何
憂劉卿已到常德否老於帥節必能協心布宣德意尤
可喜也陳君舉所序佳篇朝夕玩味歎仰無已沅湘古
迹滿前按行餘暇計吟詠益富猶且不以已長絕物一

眇梁山惡語何其謙也三復來諭但深慚懣

黃提舉

唐

紹熙二年

某竊以秋風生涼共惟提舉郎中奉使察州神明攸相
台候倍膺純嘏德望揚歷諸儒雅重近者侍從薦聞不
一而足召拜何疑更幾加意保嗇丕承天寵

某自南康人還上狀之後尋以瘡瘍大作起坐俱妨雖
審使車已抵臺治日與士民依賴澄清而未能一修尺
牘少伸贊喜愧負何言今想螭階入侍近在旦夕謹因

崇仁趙丞自此赴官扶憊占叙不敏惟台慈矜察幸甚

樓大防尚書

紹熙三年

某竊以秋煒致爽共惟某官玉立從班神明輔翼台候
起居萬福內外制遠追兩漢燕許常楊曾何足道君舉
到闕必真學士之除斯文章甚晤言悠緬臨風悵望敢
祈為國珍練行展經綸之蘊

某連年抱病形體骨立中夏忽染沉疴絕而後蘇迄今
猶未復舊乃值重華遺弓號慕痛切生意盡矣特蒙誨

問三復感塞茲者天下事已定公卿協贊之力為多魯公勲德方隆中外攸賴江海殘生知免矣四明書尚未暇遣贈謚想有成說

某悚息拜問國太夫人欽想壽祉彌隆令弟奉議已遣報潘君文字切望成就之毋使某失信於紫薇幸甚餘具別幅

薛象先少卿 紹熙三年

某自聞以奉常造朝恩禮優異指期持橐雖竊為斯文

慶而未敢亟奉尺書內外之勢則然高明必亮其非簡也臘近寒凝共惟雍容由臺台候倍擁殊祉某乘障正藉餘芘第老病日侵倍費支吾開春即申祠請邈然晤語更極馳情願保粹和不承寵渥

某悚息拜問慶門仙聚必已偕來宅在甚坊頗安便否少蓬想日相會於班列知其兼職勞於撰著不敢以書恩之然極瞻仰尺書輒至門下蓋有少事永州乞加封神祠具如別紙不無主張之望幸恕率易也

鄭舜舉侍郎 紹熙三年

某竊以上冬雨寒共惟宗正判部侍郎論思禁路台候
動止萬福其比具尺書劄稟世忠洞鄒浩事未審已蒙
施行否今又有湘潭縣郭五十一等情節具之公牘此
間地廣人貧村落竊盜習以為常數人共得二十餘千
若皆坐強劫傷主家而殺之實為可憫又不敢輒有縱
舍輒具奏乞條付秋官或殺或貸蓋本無害人之心想
在朝路見強盜罪至死者案未必具次數及贓錢多少

斟酌取旨今次數既少賍錢又不滿五千故敢告之下
執事某已丐祠此書到日俞音必下但目前不容稽留
是以冒昧言之愧汗無已餘祈遵令衛生即登八坐

又

某比薦以幅紙白事想達台聽茲審親膺簡擢修聘北
鄰玉節光華季揆不足道也歸正八座竊幸賜言之中
云鄒浩獄止是申省莫已施行所繫頗有利害蓋以中
國常法治之若止令編管來長沙乃善想陛對受國書

正忙不敢多幅

張君量提舉

紹熙三年

某近附憲車使人拜狀必關清聽茲有少事冒言之清
湘楊照者廣西人頃在朝以其奮身遠方稍出其類頗
嘗延譽拘於初改官不能有所成也其後陳君舉在本
路論薦有任滿升擢之命今間以民訟送營道不知其
事如何敢望一諭或可濶畧否修城本意以飛虎軍將
佐數人曾經版築頗知次第今皆老邁過數年則新進

者難責以此故欲及某在此為請於朝丐十數萬緡張
本今雖蒙恩曲從然工役浩大時月正寒方逐旋措置
輒灰度亦未易遽辦兼老病龍鍾開歲即再求歸昨乞
付之漕臺蓋為是也特勤台諭散詳布之湖袁信皆天
火此亦時時微有遺漏幸警備隨即撲滅衡陽多竹屋
尤宜照管也

章德茂侍郎

紹熙四年

某竊以東風解凍共惟知府安撫待制侍郎化行江漢

神物贊襄台候動止萬福某已具尺書致奉亨之慶重
勤雙啟甚非所安不敢重復講禮數語姑酬大況餘冀
滋厚保調嚮用繁禮

某密鄰大府藉賴為多音驛時通又足自慰厨醞多且
旨每拜嘉未嘗不感愧於中魯酒愈不敢出蓋自知甚
明耳元夕以大功服未除既有監司畧舉盃杓哦百千
燈同一光之句以自解耳豫章增創山棚郡人呼舞歎
服鉅公之手段又聞連日登滕閣劇飲殊不畏風蓋福

人然後可以與民同樂耳項平父二十一日啟行嘗云
侍郎欲見芟堂始末謹以封呈全無文理忽忽又不及
裝褫若近思記則豈容輕易所以蓄縮未敢錄去然決
不敢食言也

徐永州

榘

紹熙四年

某近扶憊復狀想已達聽日俟祠報它無足言惟一事
前畧布之而未詳左右與武岡爭承甚急正謂力不足
也今修路種木砌祁陽石橋蓋候館置溷軒百役並興

當田疇闕雨之時不留錢穀以備賑恤而委之土木冀
後來虛名人不謂然萬一流聞於朝武岡之辭直矣速
已之為善如種木最為徒然勞民費財隨即壞矣素荷
愛予有聞不告非忠也未知能相亮否病勸草草

諸府

紹熙四年

某仰惟公府尊嚴不當頻以寒溫之語上瀆鈞聽茲有
悃幅敢言之某向蒙恩守郡但期滿歲即復丐免是時
亦正謂年齡遲暮才力弗強難久當繁劇耳身則未甚

病也自今夏以來嗽疾大作幾至委頓調理未愈尋苦
腹疾百藥俱試效驗茫然形骸瘦悴心志零落衆所共
覩非敢飾說昨伸詞請尚闕俞音尋得朝士書令少緩
再請是以累月未敢有言今賴鈞芘已及成資去七十
僅一年縱俾掛冠已是稽晏况乃強扶衰憊日對民吏
內愧心顏外積曠戾雖欲自己力豈能勝已具奏并申
尚書備陳此意不敢便求休致且乞授以官祠伏望某
官念其出入門牆之久矜其老病事勢之迫即賜啟擬

俾遂所請丘山大惠何日忘之冒昧控祈戰懼俟罪仰
乞鈞照

常德府袁機仲

紹熙四年

某竊以歲事將新冰霜凝沍共惟某官道洽政治神天
交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束裝欲歸為日已久得省劄即
啟行適天寒非病軀所宜拙恙愈甚方次醴陵尚需半
月乃可到家臨行冗甚不辦專介嘗以書附莊簽判叙
別未審無濡滯否愈遠麾幢臨風依悵願言厚加保愛

不宣

某已去郡不暇修元正之問特蒙委貺翰墨感刻難名
易傳說解義序河圖洛書說皆本之經旨以破諸儒好
異之弊嘗一嚮可知其味所恨淺學寡聞莫窺要妙尚
俟他日請教元晦恐須一來魯衛之政夾湖而治甚休
益之相聚可喜前亦附數字今未暇再也

楊子直秘書

慶元二年

某竊以中秋澄爽共惟知府秘書千騎辦嚴神物隨護

台侯起居萬福天氣日益涼冷調攝為先尚祈加意膳服以需褒表

某自別德容老病侵陵尺書間濶昨承優游麟省姓名不欲輒入帝城暨聆出牧又未敢亟為賀聞迹涉簡怠心固不爾高明燭物必能察而恕之不然安所逃罪耶某比聞對揚稱愜謂膺進擢而力求治民以考功竊計都國望召父之臨者非一而未忘舊治欲續前功上不能奪竟為十萬戶之福士類無不欣詠父老至於鼓舞

某老病杜門已踰一年雖不能自同於負弩之令然不覺曲踊之三勵也

某連年災疾畧無十日清安納祿蓋非獲已恩踰已幸又叨進秩屬告命未至尚稽叙謝雙賦道舊意遠辭達久無此作如獲拱寶榮感無已

某心氣不寧荒廢筆硯假手非禮輒用手牘見恭敬之實惟台慈加亮幸甚

又

慶元六年

其悚息拜啟某官相望非遠音驛幸未至甚踈要不若
時奉言笑之為慰也歲事將新共惟賢業浸亨對時受
祉百順來備王春度玉墀不勝鄙人拳拳之祝著書樂
道為況當日佳前輩間居作無限工夫正為不以應酬
空過歲月耳某屢欲走介敬承起居因循至今愧不可
言卜居竟如何古云求田問舍蓋先後之序若且以俸
餘市良田而損數千暫為僨居計則所費不多他時食
米有羨徐求一區似未晚也迂濶之見未審然否正寒

萬萬保重不宣

王南強提舉

慶元二年

某竊以氣序嚴凝共惟提舉吏部奉使察州神人交相
台候萬福學該流略名冠倫魁已游承明著作之庭脩
注演綸歷階可至更冀珍調寢膳即對嚴召

某比審臨遣大庭庶按江右委寄隆重過於閨臺往者
莆陽鄭公常以龍首持龍節今茲調變辰階吏民甚以
為寵繼之者若非執事而誰大用可卜矣某幸預部民

日望行郡爭先睹之快云

又

某久違風度企仰為勞自審光臨臺治盍以姓名自通
又念已掛衣冠杜門養疾人事俱廢蓄縮而止敢圖大
雅好謙惠顧一日之雅屈大手筆形於牋翰與共俱尊
百年三老之對妙絕動宮墻而非某所敢當也欲裁數
語為報非特怯大巫而閣筆亦懼非野老事部使者之
體不然來而不往豈應自抵失禮之罪手續叙謝莫究

萬一向幸台察

沈持要詹事

慶元六年

某竊以季春暄和共惟致政待制詹事年德俱尊天人
顯相台候起居萬福江浙相望邈然無晤語之期遡風
仗紙倍切馳想所冀保固冲和益永喬松之壽

某別德久矣晝勤思詠夜形夢寐良非虛語剝間視聽
聰明步履輕快如五十許人蓋以蘊蓄經綸急流勇退
康寧以燕其晚亦施報之理也屢欲拜狀而目昏力乏

艱於揮染竟煩誨墨先之高誼不遺感歎無已憑書叙
謝莫究

某平昔叨踰過分加之衰病嬰纏久合退休然猶遷延
以俟年至復忝恩遷有愧高風多矣只今僅能眠食每
思向來石田之諭輒復效顰此外百事俱廢竊計讀此
為發大笑也

陳安行給事

慶元六年

某比審年兄以輔藩高第擢帥七閩蓋今重鎮無如長

樂易守數矣必俟德望福力如年兄者乃可稱此况甫
田故鄉近在巡管畫繡甚寵他時大用亦當踵陳梁二
公矣某素知彼間風物甚美直為荔枝一行亦自不惡
凡三得符節皆垂赴而易至今尚形夢想也偶林教授
自此代歸年兄必詢賤迹不可無書其人自佳士當蒙
一盼張倅在彼往來之便必多別當嗣記

馬容州

嘉泰元年

某自違台範雖卷卷企詠而道遠無便尺書莫致方茲

愧悚忽枉華翰欣審台候起居萬福使治乃五筦之一
寄委甚重下車已周歲振舉紀綱撫摩凋瘵千里當被
實惠多賀多賀長牋遠暨倍荷眷與錄示利便劄子既
行不應復輟林僉判能達民隱亦自可敬白皮塲竟如
何某年垂八十掛冠七載豈料狂生輒及其姓名致煩
公論聖恩祇從降秩真天地之施也王季海同僚時初
無他左右所目擊徒知自訟而已方此省僞言占復草率
惟幾順令願養亟須召節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二百

宋 周必大 撰

小簡

賀湯左相 紹興二十九年

即日踐長觀復陰剝陽生恭惟佐王以道格天以德庇
民以仁九重眷之百神衛之夷夏詠歌之鈞候動止萬
福冰霜方凜益乞崇護茵鼎以永無窮之間寸心拳拳

專以是禱

其竊謂受知者必圖報稱之方効勤者必假竿牘之禮
在歲辛未相公以北門學士詳定殿幕而其實出衡鑒
之下越丁丑春棲遲銓部驟蒙卑職泮水既又面語赴
上之期受門下恩亦不後於衆人矣顧身賤地遠未嘗
有絲髮之報猶當朝夕奏記少效其勤而自違去黃閣
閱十六甲子姓名至典籤者財三數焉豈惟無以効勤
且將用怠慢獲罪雖然安敢無說以處此晉人有貽書

等輩者慮有謬誤開閉數四卒達空函何者內重故也况以州縣之小吏仰望天子之元宰分守嚴於外兢懼交於內日事竿牘果能保其不謬誤乎連意含辭將作復輟理亦宜也不然雖甚無知寧愛方寸紙而自投怠慢之誅乎相公曲盡物情必有以得之

某恭聞九月甲午制以相公正位元宰蓋功大者位愈尊眷厚者任益專伊尹仲虺同相成湯矣而咸有一德獨美於阿衡周公召公嘗分左右矣而師保萬民不

歸之君顛下逮周勃有功漢世為丞相位第一陳平功
次於勃為丞相位第二遠攷伊周近觀平勃即其位叙
而勲德眷任之輕重見矣然則相公今日之拜其勲德
殊絕眷任隆厚何待匹夫之言為國家慶為天下賀可
也

某觀傳說復高宗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
位美哉言乎真輔相之事業也自唐以來大臣不能公
聽博採而以好惡汨其心知賢矣或以踈我棄之知不

肖矣或以與我收之牛李紛紛迭相排擠夫豈知秉鈞
當軸期為國得人而已何至容心爾耶自相公為政首
以人才為念或取之耆舊或拔之徒中蓋有味平生而
不相間者矣特以公議所在信用之不疑耳異時二府
纔擬一官世必曰某之昵也某所授致也今則異於是
曰彼以德進耳彼以言揚事選耳自非融好惡之私而
盡旁招之義何以臻此夫相公事業多矣其釋彼不言
而獨贊用之美者蓋以深得傳說之心而可為萬世

法故也是敢表而出之

其間士未達而求知亦難矣商丘間年老力弱衣冠不檢自取欺詒於子華之門向非泳河得珠蹈火取錦則何以豫肉食衣帛之次乎毛遂事平原君三年左右未有所稱誦平原亦未有所聞也向非按劍歷階則雖未立見徒虛語耳嗟夫泳河蹈火行怪而不可訓按劍歷階履險而不足法施於戰國則可治世奚取焉今相公以權衡永鑑運量天下而照知其情偽使賢者殫其知

能者竭其力文字法理各以才進固不徒履險行恠而後用也獨其一介之技為甚短九品之位為甚卑望牆仞千里為甚遠日月逝矣求知之說安在采葑采菲衛詩有之願借是以為請無德不報周詩有之願託此以自誓惟相公念焉

某聞之時未當進而進失之躁時可進而不進失之緩某顛愚晚學叨蒙恩紀司桐子於秦淮之上有奉入餉其口無牒訴裝其懷杜門掃軌感戴造化之餘願常取

易讀之竊有見焉晉之初六處卦之始功業未著雖直離照人所未信則必摧如而居順寬裕以無咎然後不失之躁焉豫之六三居下體之極去由豫特一間耳倘或睢眈不進遲遲致悔無乃失之緩乎某屬者俟罪於茲雖不得晨掃齋門晝登孫閣然未嘗飾說以干進者懼夫躁也今既成資矣去德之日久跪履之心切苟不竭誠自歸則亦可謂緩矣於是佩弦以自警削牘以乞憐顧相公垂情而收拾之毋使其誤注周易也

繳書劄子

其一違鈞表三易歲華雖戴恩之心甚勤而奏記之禮不數蓋深虞於犯分非自怠於歸誠今者竦聽制麻寵褒勲德峻升上相獨冠百僚宰柄不移師瞻愈赫其名慚小醜實點大鈞仰睇龍門未有躋攀之路崇成燕廈豈無欣躍之私用竭寸心虔修尺牘意凡詞俚紙弊墨渝繾綣之情未伸僭煩之罪已積伏望僕射相公擴涵容之鉅德諒依向之小勤間於政機賜以鈞覽雖大呂

黃鐘之府夏釜竈以非宜然潢汙蘊藻之誠蓋王公而
或可瀆尊之謹伏地以須

賀孟宗丞除江東運判

紹興二十九年

謹時之問右幅具陳即日共惟新節載頒恩章甚寵神
物顯相台候動止萬福敢薦以手啟申詞固知煩瀆亦
卷卷之意也

某雖名晚學嘗竊聽人物之評矣才學如執事操履政
術如執事在漢廷中無出其右者蓋願執鞭而未得也

今承馳傳鼎來望見有日懽悰所激形於言者萬分一耳

某伏審以天子之命移按鄰封雖足國富人均為劇寄然江表為當今甸服視兩淮畀付加重矣其將繇此祇嚴召邁從班乎近比然照衆所共悉謂某為屬於斯而求媚者非知言者也

某竊謂足食理財在禹疇周官皆為急務其本末源流可攷也而後世乃以商功利析秋毫為能民始告病矣

國家分道置臺每擇仁賢而信之蓋得先王裕民之本
意彼洪羊晏巽之徒所得幾何宜執事之所唾罵也自
儀真抵臺城一昔可至然公行勿遲者江東父老之謠
也公無遽歸者淮人攀轅之志也泮宮小吏不知其他
方時隆寒三祝輔茵鼎禦冰霜而已

某修身學文皆出人下二年於此一善無間今遇大君
子按臨在邇豈特役後隨人甘心於自棄之域哉砥行
立名附青雲而施後世舍執事其誰望之某惶恐敢言

之

謝李提點薦舉

紹興二十九年

承詞疊具右幅即日共惟使駟所臨人神參衛台候動
止萬福寒色未解更乞為國保調以對光華之寵

伏自繡斧換臺忽忽累月雖千里相望不得日瞻星表
然孤根蕞爾猶在春風中豈以地遙而忘依向惟節下
念之

竊惟九府園法國家之利源也復司之初遴擇儒術心

計之兼精者而節下首當之委寄可謂重矣顧德望久著於仕塗姓名寓直於延閣重以潛藩之眷寧容徘徊於外耶逍遙供奉班真旦莫事耳

某顛蒙羈賤無所取材日蒙比數而收之此意厚矣古者一飯之惠未之敢忘况辱薦揚寧不感刻占詞道謝特世俗常禮若乃臨事以正潤身以德願持此為知己之報節下亦將有取焉

乃者急足言旋正以病餘僅獲附致尺牘是後絕無使

順可叙區區至於專介以行又非寒廳所能辦今因洪
幹還新安輒以緘啟記至能轉達然亦晚矣大雅豈第
盡人之情倘賜通亮幸甚

賀王知院

紹興三十年正月七日

即日恭惟機幄靖深日籌大計人神交衛鈞候動止萬
福春淺尚有寒色所冀益護鼎食輔成安彊頌禱之誠
於是為切

某觀韓愈之於李絳辭去纔旬朔已有兒女子之感致

和宣滯之祝丁寧至於再三夫愈何取於絳而拳拳如是耶蓋古人一蒙知待輒力圖報効勢或未能則念念不忘情見乎辭是乃近厚之一端也先生盛德偉譽方雍容西府為四海所注想豈絳敢望而某受恩深厚不止于愈所蒙顧念一去師門屢更旬朔具瞻之情雖與衆均戀慕之私則有不能自已者羈單疵賤既未獲少酬恩紀敢假愛玉體享黃髮之詩三致意焉雖知煩瀆亦拳拳之心也

伏覩辛未制書寵褒舊德越進元樞得位得時眷任彌重邸音初播士論翕然咸謂朝廷有柱石之隆海宇有泰山之勢豈特淮南謀寢晉國盜犇而已欽想正衙入謝之後冠蓋雲集某馳心賀厦而三萬里弱水未可以涉恍同夢蝶栩東閣不知身滯周南也

某竊謂自昔大臣誰無致君澤民之心然勲業名譽多泯沒無聞者蓋由不以人材為意故也朝進一言欲興天下之利暮進一言欲除天下之害利未必興害未必

除膠膠擾擾徒多事耳於此有要道焉為一郡一邑得人則郡邑受賜為一路得人則一路受賜推而上之百司庶府亦莫不然比夫紛更法令務為文具者蓋相萬也先生自居從列已汲汲以引類為意既登二府孜孜益甚今內而臺閣外而牧伯下逮御軍之將乘障之吏皆以稱職聞彼搢紳諸儒第見先生勲業之盛名譽之美而不知所以致此者蓋有道也古者進賢受上賞先生亦既履三旌之位矣揚善宜有後行慶芝蘭茂盛於

庭階也

某聞伯樂過冀北遇馬輒取之無留良馬非貪多而務得也蓋伯樂天下之善相馬者使其為駑駘則不必一眄既一眄而又捨之又其以為棄物而不復顧矣先生之門士大夫之冀北也某雖凡才亦嘗辱在品題人皆知之然且置而不問三年於此天寒遠放鴈為伴日暮肉生烏啄瘡若非先生賜以終惠則何人之廐可効其長鳴乎伏惟不替前日一盼之寵少加憐焉

賀邢倅

紹興三十年

即日共惟歷吉辦嚴百神隨護台候動止萬福初暑當以調護為先願慎茵鼎副卷卷之禱

其稔詞華於搢紳採風謠於江浙雖未識荊州而慕暴公子則久矣効官泮水間有以瀛州學士來貳藩條者問諸府僚蓋執事也退而喜甚亟占詞為賀且致願見之誠如此惟高明財幸

承被詔黃來乘泥軾選掄既重委寄可知異時別京如

洛邑睢陽大名皆置副闕以為儲才之地惟今秣陵蓋
其比也君侯新安之政去思猶在復勤此來非惟詳試
術畧亦使江東父老知朝廷既以賢牧臨之又以英才
貳之用示眷顧不忘之意尚幾遒征式從民望

自關下抵此數百里而近聞欲泛鷁北來想遂理柁矣
夏潦漲渠乘風揚帆決無濡滯吏民詘指計日以爭快
睹第恐禁闈需賢中道奉趣歸之詔耳

某空踈庸懦未辨根銀荷造物憐其困窮使竢罪於茲

行三月矣今將仰依蔭樾苟逃瘵曠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區區情悃尚容面稟

賀都總領

紹興三十年

謹時申問右幅具之即日共惟濡轡載塗百神隨護台候動止萬福瞻侍非遠敢重以保調為請不宣

其一介么麼願在下風之日久矣茲聞馳傳鼎來大將小校皆怕首鞞袴鞬弓挿矢以俟迓勞某亦將躬率諸生帶搵具劍儼然造焉既欲拜北手於馬前且幸寓日

盛禮也

某伏承以尚書郎授使者節置臺於江淮衝要之地贊書一出輿論翕然今雖大弔掛壁不足以展木牛流馬驪駕車之妙然萬竈仰哺尚資心計佇聞屯田金城積粟振武漸省度支之費非特士飽馬騰而已

國家於江浙蜀漢之區分命名臣典令糧餉其任重矣比者復詔涖職二年即優加進擢繇是結軌歸報者登禁路如歷階然况明公踐揚既久聲望隱隱豹尾之中

鳳池之上自可徑躋而躡至似又不必以歲月計也

春陽駘蕩周道倭遲不審前驅今次何地經從北固三
組垂要鄉閭父老願觀車騎過家上冢之盛或小作淹
留耳更冀適征副軍民之引領也

某櫟疎鴛緩充員泮水操行不足悅衆學術不足帥人
賴諸大夫憐其無能而芘存之再書下下考矣明公戾
止尊賢而容衆雖不敢望解榻庶幾宇蔭有所依也幸
甚幸甚

前柳州徐郎中

璉

淳熙四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知府郎中台座秋氣清肅共惟燕處
雍容召用有日台候動止萬福更冀調適寢味益介新
祉來服寵命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啟乃者數造仙里差池瞻覲區區仰德
實勞寸心日佇來朝冀款教益臨筆不勝拳拳

某頓首再拜又啟載惟某官以才猷望實濟先世之美
分符名郡政譽藹然自此入儀華貫蓋必然之理區區

賀悃容面以致

某惶恐再拜某衰病不才寓直鼇禁已為踰分恩加真拜豈所宜然方圖叙謝先辱雙緘之貺禮意謙勤何以克當忽忽治報大愧率略加亮幸甚

洋州王通判

某頓首拜啟通判朝儀年兄執事杪秋霜冷共惟協贊名邦神明所相台候萬福更幾順序珍晉別俟召擢不宣

某頓首拜比幸承教既別不勝瞻仰今春辱去冬所惠書貳以長牋詞采高妙三復歎服來使留此甚矣拜答稽緩且職事袞冗不能眡儀以報愧怍無已尚惟高明有以加亮幸甚

某悚息再拜年兄文學政事加人數等萬言投匭仰當聖心尚淹別乘未究闕蘊意者坡公園亭竒作正須大手繼之併為洋州盛事耶不然入儀要路乃必至之理何遲遲也

某悚息再拜某衰病非才塵點班序為日滋久罪戾增積不緣罪去則當引分歸耕矣別紙之諭謹悉西樞主盟蜀士應誦周南之滯如某吹送無力空負愧耳

留仲至尚書

淳熙八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知府安撫顯學尚書台座季春暄淑共惟祭戟肇臨神人交相台候動止萬福更冀順乘月律珍御鼎衣以俟嚴召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啟坐遠台光歲華八易慕仰風味未嘗

少忘日篋來歸庶遂晤語未間更劇馳遡

某惶恐再拜又啟共承光膺簡擢就畀帥權增重潛藩
大孚輿論尚書德望揚歷為時名臣忠信慈惠如古循
吏潁川入相行見於今非為謠也

某惶恐再拜又啟某昨僅能一紙酬末况方伺開藩別
修牋敬因循不敏又蒙以緘牘先之既慙且感言莫能
喻尚乞矜恕

史直翁丞相

淳熙十年

某頓首再拜上覆致政太保公相鈞座伸悃恪具公式
霜寒甚力共惟心返日休神天交助鈞候動止萬福謹
以副啟仰瀆記府伏乞省察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覆久違道德之誨心旌搖搖曾不少休
每見四明士大夫備間居閒成趣視履益康著書論文
把盞行樂雖精練少年有所不逮未嘗不以繫官於朝
阻待杖履為恨也茲承赴闕在即將復為賜第容此為
欣幸豈有窮已百懷敬需面稟

某頓首再拜又覆共審抗章待謝備極優賢之禮蓋三公就第久無其人年至未衰古亦鮮儷天生聖主必就丕平之業則太公亮武王潞公佐元祐當有所屬此某所以既賀明公今日名遂身退而猶冀功崇業廣於異時也

某頓首再拜又覆某近者雖酬鈞翰當隨具公啟為門下慶伏蒙謙德異甚首枉公函內循不敏寘愧無所然周公不之魯實區區所期望者與其諄諄簡札間孰若

面致其喜之為勤也。以是又復缺然未即具報。今果聞
奎畫誕頌。趣公入謝矣。此非臆度。蓋合輿言不然。豈不
知逋慢傲忽自敵。以下非敢施其敢用於事。貴事長乎。

靜江詹帥

體仁

淳熙十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某官年兄台座。寒色方凝。共惟坐鎮
南交。神明欽相。台候動止。萬福更冀。加意保攝。益綏純
嘏。以俟來歸之命。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啟。間濶不勝瞻仰。尺書雖足。伸悃願。豈

若承顏接詞之為快也雪片梅花今其時矣鈴齋燕暇
賓朋參集其樂豈有涯哉臨風不勝馳詠

某頓首再拜又啟共審涓剛洗印大開幕府前日澄清
休譽猶在士民之耳目今又以持橐貴臣總十連之重
其風聲威望蓋有加矣江氛嶺祲轉而為和氣遠部何
其幸耶益法流通遄歸可得上意必不先一道後天下
聊預言之

某頓首再拜又啟持蒙雙緘盛禮雖佩謙卷如愧悚何

占賀率畧惟台慈有以亮之為幸

洪景廬舍人 淳熙十一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知府待制舍人台座天氣晴和共惟
政令已孚坐獻多暇台候動止萬福更冀若時珍衛延
舍新社以對寵召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啟乖隔多年慕仰德誼非如他人之泛
泛也自承開藩股肱郡音郵頻至其慰幸已不勝言若
遂間入覲朝夕晤語其喜又當如何耶

某頓首再拜又啓共審次對西清榮拜綸命諒深懼慙
觀聖上所倚注與夫搢紳所以期待不相不止曾是
晉選固未敢多賀也

某惶恐再拜伏蒙陞貺雙緘禮意腆縟三復豈勝欣感
惟是占復率常簡略迹涉於傲亦惟高明燭物諒其應
酬鮮暇因恃以不恐耳

某惶恐僭易上問台閣眷集欽想長幼均康有委切幸垂戒

程泰之尚書

淳熙十三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某官年兄台座深秋氣肅共惟惠露
霑濡政平訟理台候動止集福更幾珍衛寢餽丕延天
祉垂副忱禱不宣

某悚息再拜又啟邇者雖以一再見為幸而所欲言者
殊未究也別後更切企仰傾耳賜環冀得款集正恐公
入我出如相避耳

某悚息再拜又啟共審涓辰洗印敷上德於千里諒惟
碩德宿望屢考民功大用猶稽搢紳日切延跂安有天

心乃眷輿論攸屬而容久外者乎趣舍人裝可也

某悚息再拜又啓前忽忽僅一再往手書公函厚禮遂緩修致安敢文過恃宏度以不恐耳孫正之鄭人也為邑值水災課不至殿否葉箋似敏健與之有契曾與贛兄同僚二人者皆求書於千騎未至之前冀幸公庇今輒及之皇恐皇恐某皇恐拜問隨軒眷集緬想上下均社判院想已到任知丞嘗一見也有委願聞之

蔣婺州

繼周 淳熙十四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某官秋暑未艾共惟開藩有淑神人欣
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謹此以謝先辱敢幸省察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啟屬者一再復狀幸徹崇覽翹首鈴閣會晤
無階伏紙逆風馳系良極所冀珍調寢餼大用可拱而俟也

某頓首再拜又啟茲承涓剛洗印條教一新諒深懽慶
載惟忠嘉鯁挺簡在宸扆固當間於兩社試望之於馮
翊意則可知來歸何待暮月不勝延企

某頓首再拜又啟伏蒙謙撝墜貺公牘眷愛勤厚三復

感悚治境後來得雨否此間亢旱異常憂愧熏心具報
不能如儀高明垂亮為幸

某僭易拜問太夫人敬想壽祉增崇稍涼當遂迎侍眷
集翁受寵禧有委願聞之

王謙仲江陵帥

紹熙四年

某惶恐頓首拜啟某官鈞座上冬晴寒共惟填臨有淑
憂願損寬神明掖扶鈞候動止萬福更冀珍調鼎食即
登宰路丕究經綸之業不宣

某惶恐頓首拜啟久違鈞範仰德增勤雖間奉往來之
問而旌麾在望晤語邈然此心拳拳何翅繫馬而止耶
某惶恐頓首拜啟共審美印謀帥綏靖南紀無有當上
意者獨惟宗工鉅儒文武知畧前無古人後絕倫輩是
膺推轂大尉僉言撰良開府諒深懼慶然先一路後天
下輕重之間猶軫宸慮趣召在邇茲未敢多賀云

某惶恐頓首拜啟某密依鈞芘自合伺候視篆亟與四
鄰共致慶問而病悴經時疲乏殊甚且迫替欲去遂成

簡怠特蒙遣騎委况盛禮在謙德固為有光內循不敏
何以逃相鼠之刺尚惟鈞慈有以矜亮幸甚

朱元晦潭帥

紹熙五年

某頓首再拜啟某官台座候問已具公式秋暑正祥共
惟綏靖軍民神天所相台候動止康裕更蘄順令珍畜
倚需寵召不宣

某頓首再拜啟某違台範詠德為勞雖音驛時通願豈
若款奉名理之為快高山仰止倍極拳拳

某頓首再拜啟茲審撰良洗印寬上顧憂非獨一道吏士敬服威惠而蠻獠種落莫不安巢穴而奉教令得人
之效如此宜公宜卿豈應久勞於外母為暖席計可也
某惶恐再拜某猥以妄庸頻年典郡積為謬戾念之赧
顏今得大賢揜覆瑕疵振起弊壞公私兩利豈獨一夫
屬卧病未能敬修緘啟乃勤盛禮先之滋以愧感欲叙
悃幅更慙拙訥惟台慈恕亮為幸

文忠集卷二百